

杨慎与泸山：满天星斗落人间

□何万敏



每一天，窗外的泸山以不同的姿态牵引着笔者的视野——它位于西昌的西南，而笔者居住于城市东南的北山——两个高点之间相距仅数千米。四季更迭，晨昏变幻，思绪乘着风的翅膀放飞翱翔。

返蜀省亲夜宿泸山

站立高点的好处是眼前无多遮挡，视线开阔。约五百年前，杨慎下榻泸山的庙宇，四下眺望，偌大的邛海微波涟漪，远方的山峦层叠绵延；夜幕尚在天边，却见山野间跳跃起点点火光，而且越来越多、由点成线、蜿蜒游动。于是一首《夜宿泸山》跃然而出：

老夫今夜宿泸山，
惊破天门夜未关，
谁把太空敲粉碎，
满天星斗落人间。

明代文学家杨慎(1488年-1559年)，字用修，号升庵，四川新都(今成都市新都区)人。他生于北京，长于新都故乡，逝于云南充军服役戍所。《夜宿泸山》是嘉靖十八年(1539年)时，52岁的杨慎在建昌(今西昌)巧遇六月二十四日彝族过火把节，触景生情而得。诗中辽阔而雄奇的景象，描写了火把节的独特奇观。十分口语化的诗句仿佛直抒胸臆般自然进出，在毫不修饰、鲜明感人的同时，也留给研究者对此诗作各表一枝的分歧：赞赏者认为，即兴而为不仅显示了诗人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功力，显示了诗人面对美景内心产生的无比惊奇，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宏阔，性情放达，气魄壮伟。另一派则直陈此作艺术性平平，缺乏杨慎脍炙人口的咏史词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的慷慨悲壮和荡气回肠；也比离开建昌南行至会川(今会理县)所作《宿金沙江》少些意味：“往年曾向嘉陵宿，驿楼东畔阑干曲。江声彻夜搅离愁，月色中天照幽独。岂意飘零瘴海头，嘉陵回首转悠悠。江声月色那堪说，肠断金沙万里楼。”

作为一代大学者、文学家和书法家，杨慎所作诗、词、文、散曲俱佳，尤以诗和散曲备受称道。其诗以遭流放为大体时界，风格前后明显不同，清人陈田在《明诗纪事》中评其“早年醉心六朝”，“晚乃渐入老苍，有少陵、谪仙格调，亦间如东坡、涪翁一派”。由《夜宿泸山》一诗可见，火把节对于诗人而言是“陌生化”的，因而生发“惊破”的感叹；暮色四合勾勒沉静的山影，燃烧火把的红光却映照并未掩闭的天门。置身此景，诗人的情感复杂，随即衍生拂远的想象——这里的“太空敲粉碎”和“星斗落人间”，显然都不是指称星空，而是比喻明天跳跃的火把，仿如星辰闪烁，光耀人间美好。自然环境对人文情怀的激发，看上去亦属杨慎偏爱之随口吟诵，并以审美意识形态外化于诗歌，风格取向直抒胸臆。

《夜宿泸山》一诗并未收载于《升庵集》，可见者唯《宁远府志》《西昌县志》《邛崃辅野录》等。清嘉庆本《宁远府志》是凉山现存纂修时间较早的志书，其中卷四十八《艺文》记载：“杨慎以议礼谪云南，间道建昌归家省亲，尝夜宿泸山光福寺，适值建昌火把节，欣然在望海楼吟诗，曰……”。同书中关于泸山，卷六《山川志》只有一句话：“在府南十五里，《水经注》：‘邛河中有蛙鼉山’，即此。峰峦秀耸，下临邛池，登临之下，豁人心目。”

这一次夜宿泸山，是杨慎第四次返蜀省亲再回云南的路途中。据史家考证，他服役戍边、永不赦免的三十余年间，共有七次返回家乡探亲，并有升庵《三题板桥馆壁》“往复滇云十四回”的诗句。这一次“奉戎檄返蜀”的大致行程为：嘉靖十七年(1538年)冬，走建昌道(汉代称零关道)北上，渡金沙江至会川，经建昌到达大渡河畔的黎州(治所在今汉源)，翻越劫掠不断“高五六十里，四时多雪，昼日晦暝”的大相岭。十二月到达荣经，并在此地度过除夕，次年(1539年)正月至邛州(今邛崃)，二月方抵达新都。当年五月，杨慎从成都返滇，回到雅州(今雅安)，六月二十四日路过西昌。



泸山与邛海湿地融为一体。邓邦敏 摄

邛海湿地已成生态屏障

建昌道是西南丝路的主线，从成都出发，南下经双流、新津、邛崃、名山、雅安、荣经、汉源、甘洛、越西、喜德、泸沽、西昌、德昌、会理进入云南境内，再经永仁、大姚、姚安、祥云通至大理。早在商周时期，这条道路已在民间通行。西汉武帝时，司马相如“通零关道，桥孙水”，开了官方开通这条道路的先河。唐代称此路为清溪关道，是商旅往来、使节进贡的主要通道，同时也是唐与南诏、吐蕃征战的重要通道。宋代称此路为西川道。明代称此路为建昌道。

杨慎后来的几次往返滇蜀两地，常选择走建昌道。他在另一本地理学笔记《滇载记》里，多次写到了建昌道黎州段的“栈道”。在他笔下，黎州的栈道有土栈和石栈之分。土栈修于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，铺木为路，杂以土石；石栈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，插入木梁，铺上木板。栈道使人胆寒，又极为壮观，陡峻奇险处，牲口亦望而生畏。

杨慎一生总计留下诗词曲三千多首，散文杂著近三百种，许多广为流传。据说，云南大理白族地区至今流传一首歌谣：“四川状元郎，流放到云南。寓居点苍山，美名天下扬。”杨状元还留给后世一段传奇：二十一岁四川乡试第三名，二十四岁北京会试第二名，接着殿试钦点第一名，进士及第，堪称“科举神话”。所以到三十岁左右已任翰林院编修，皇室经筵讲官，其实是明摆在那儿的。

如今的西昌，已经是四川旅游目的地中后起之秀。最吸引人的好去处，就是邛海泸山风景名胜區。

邛海，古称邛池，属更新世早期断陷湖，至今约180万年。邛海是四川第二大天然淡水湖。到了西昌，游客最不能错过的便是邛海。从成都南下，沐浴雅安的雨，迎着清溪的风，幻化成西昌的月，流传的诗意与地理学家的描述如出一辙。处于安宁河谷的西昌，空气清新，阳光明媚，春意盎然。邛海湿地可谓西

昌环境天然的过滤器。它净化邛海水质，吸收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并释放氧气，有效调节大气成分。同时，储蓄的大量水分，通过蒸发增加了空气湿度，调节着局部小气候，为西昌构筑了重要的生态屏障。

特别是2016年春天，邛海泸山景区荣获国家旅游局颁发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“金字招牌”，是2万亩邛海“国际湿地”得到的最好首肯。如今，邛海水域面积已恢复到鼎盛时期的34平方公里，湿地生态功能逐渐展现，为水鸟及其相关鱼类、昆虫、微生物的栖息繁衍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。

“邛海湿地是我国保存较为完整的高原断陷湖泊湿地，更是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……”西昌市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中心主任、高级工程师杨军对邛海湿地如数家珍。他说，邛海湿地现在生态非常好，已经是多种珍稀鱼类、鸟类的栖息地，其中鸟类182种，国家一、二级保护鸟类达11种。

泸山名胜山光水色浑然一体

直达山顶。浓荫丛中隐有汉、唐、明、清年代修建的光福寺、蒙段祠、三教庵、祖师殿、观音阁、王母殿、玉皇殿、青羊宫、五祖庵等十五座古刹。这些古刹分别为儒教、佛教、道教所有。尽管他们的教规、哲学思想等不尽相同，却能在同一座山中和睦相处上千年，或许在全国也并不多见。

光福寺作为泸山第一殿，历经持续修缮，已是泸山占地面积最大、建筑群最密集的宗教场所，它由千佛殿、文武宫、魁星阁、望海楼、飞梁寺、大雄殿组成，许多建筑设计精巧，规模宏伟。寺内保留着精湛的雕刻艺术，有全国罕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地震碑林，还有历代名流题咏的诗词歌赋，更有明代铜铁铸佛像、数千斤重的大铜像、塔式香炉等文物。屹立于寺庙间的汉唐时期古柏，苍龙夭矫、上腾青霄，可称奇古。改革开放后新建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，坐落在小寺坪前，以主要反映凉山历史

变迁为内容而独具地方民族特色，别具一格的展览场馆，为游人更多地了解彝族的历史文化，开启了恰切的洞见之窗。

观音阁为观音精舍，塑像造型优美，栩栩如生；瑶池宫高敞向阳，玉皇殿势险雄伟，以孤云阁取秀；五祖庵僻静幽深，各个庙宇因地就势，布置各异；置身峰顶五祖庵，极目四望，群山层叠，邛海如镜，游船点点，山光水色浑然一体，被誉为“泸峰春晓”，为古邛都八景之一。

游人络绎不绝之处，多在光福寺小广场前的照壁一带。因为这里的观景台即可俯瞰邛海，远望山水城相接，大自然融为一体美轮美奂。身旁的照壁正面题有“天南胜境”四个大字，标示地位；照壁背面，本地书法家行楷抄录的正是杨慎《夜宿泸山》。即使数百年后的今天，凉山不少人对这首诗仍然耳熟能详；而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游客在这里看到经典流传，也不失为一种天大的缘分。